

書

蘇子瞻

章次卷下

題淵明詩集

題飲酒詩後

又

又

題懷古田舍詩

記退之拋青春句

子瞻章次一

綠君亭



表聖詩有僧態

題子美詩

記入陣圖詩

書黃四娘詩

書屏跡詩

子厚似淵明

書子厚夢得造語

書韓李詩

書盧仝詩

對韓柳詩

評魯直詩

題子明詩後

書遵師詩

董傳論詩

參寥論詩

題李伯祥詩

子瞻章次二

綠君亭

題懋寂圖詩

記白鶴觀詩

評詩人寫物

書辨才詩

書叅叅詩

記謝中舍詩

題張子野詩集

記寶山題詩

書曇秀詩

書邁詩

跋黔安居士漁父詞

自記廬山詩

記黃州對月詩

題逸少帖

題二王書

題子敬書

子瞻章次三

綠君亭

書張少公判狀

書張長史草書

跋王荆公書

書所作字後

書王石草書

跋文與可草書

評草書

論書

跋歐陽文忠公書

贊文與可畫竹

又

跋文與可飛白

跋所書清虛堂記

跋文與可論草書後

跋草書後

記與君謨論書

跋秦少游書

跋魯直爲王晉卿小書爾雅

跋王晉卿所藏蓮華經

跋所書歸去來詞後

書張長史書法

跋所贈曇秀詩

題所書寶月塔銘

跋山谷草書

題自作字

論沈遼米芾書

跋歐陽文忠公書

書唐氏六家書後

題鳳翔東院王畫壁

書摩詰藍田煙雨圖

跋文與可墨竹

題趙虬屏風與可竹

子瞻章次五

綠君亭

跋蒲傳正燕公山水

跋文勛扇畫

跋趙雲子畫

書畫壁易石

跋畫苑

跋宋漢傑畫

又跋漢傑畫山

又

書墨

書呂行甫墨顛

書李公擇墨蔽

書石昌言愛墨

書沈存中石墨

書懷民所遺墨

書求墨

書雪堂義墨

子瞻章次六

綠君亭

記奪魯直墨

書茶墨相反

記溫公論茶墨

書鄭君棗絹紙

書布頭牋

書海苔紙

書諸葛筆

記南兔毫

記都下熟毫

記古人繫筆

記歐公論把筆

書諸葛散卓筆

書杜君懿藏諸葛筆

書吳說筆

試吳說筆

書鳳味研

子瞻章次七

綠君亭

書硯

書硯 贈段琪

書許敬宗硯

家藏雷琴

張子野戲琴妓

戴安道不及阮千里

書李崑老碁

劉伯倫非達

淵明無弦琴

書孟德傳後

書東臯子傳後

書柳子厚牛賦後

書子由超然臺賦後

跋子由栖賢堂記後

自評文

書松醪賦後

子瞻章次八

綠君亭

書淵明歸去來序

論六祖壇經

蘇子瞻

題淵明詩集

余聞江州東林寺有陶淵明詩集。方欲遣人求之。而李江州忽送一部。字大紙厚。甚可喜也。每體中不佳。輒取讀。不過一篇。惟恐讀盡。後無以自遣耳。

題飲酒詩後

子瞻

綠君亭

明東吳毛晉子晉輯



孔文舉云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事矣
此語甚得酒中趣及見淵明云偶有佳酒無夕
不傾顧影獨盡悠然復醉便覺文舉多事矣

又

清晨聳叩門倒裳自往開問子爲誰與田父有
好懷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縑縷茅簷下未
足爲高樓一世皆尚同願君汨其泥淡感父老
言稟氣寡所諧紆轡誠可學違已詎非迷且共
歡此飲吾駕不可回此詩叔弼愛之予亦愛之
予嘗有云言發於心而衝於口吐之則逆人茹
之則逆予以謂寧逆人也故率吐之與淵明詩
意不謀而合故并錄之

又

但恐多謬誤君當恕醉人此未醉時說也若已
醉何暇憂誤哉然世人言醉時是醒時語此最
名言張安道飲酒初不言盞數少時與劉潛石

曼卿飲但言當飲幾日而已歐公盛年時能飲
百盞然常爲安道所困聖俞亦能飲百許盞然
醉後高叉手而語彌溫謹此亦知其所不足而
勉之非善飲者善飲者澹然與平時無少異也
若僕者又何其不能飲飲一盞而醉醉中味與
數君何異亦無所羨爾

題懷古田舍詩

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非古之偶耕植杖者
不能道此語非余之世農亦不能識此語之妙
也

記退之拋青春句

韓退之詩曰百年未滿不得死且可勤買拋青
春國史補云酒有郢之富春烏程之若下春滎
陽之士窟春富平之石凍春劍南之燒春杜子
美亦云峯道雲安麴米春纔傾一盞便醺人近
世裴鏘作傳奇記裴航事亦有酒名松醪春乃

知唐人名酒多以春則拋青春亦必酒名也

表聖詩有僧態

司空圖表聖自論其詩以爲得味於味外綠樹
連村暗黃花入麥稀此句最善又云碁聲花院
靜幡影石壇高吾嘗遊五老峯入白鶴院松陰
滿庭不見一人惟聳碁聲然後知此句之工也
但恨其寒儉有僧態若杜子美云暗飛螢自照
水宿鳥相呼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則才力

富健去表聖之流遠矣

題子美詩

子美自比稷與契人不必許也然其詩云舜舉
十六相身尊道益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
此自是契稷輩人口中語也又云知名未足稱
局促商山芝又曰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願
脊第一義回向心地初乃知子美詩外尚有事
在也

記八陣圖詩

僕嘗夢見一人云是杜子美。謂僕世多誤會。予詩八陣圖云。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世人皆以謂先主武侯欲與關羽復仇。故恨不能滅吳。非也。我意本謂吳蜀唇齒之國。不當相圖。晉之所以能取蜀者。以蜀有吞吳之意。此爲恨耳。子美死近四百年。猶不忘詩。區區自明其意者。此真書生習氣也。

書黃四娘詩

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低。留連戲蝶時時舞。自在嬌鶯恰恰啼。東坡云。此詩雖不甚佳。可以見子美清狂野逸之態。故僕喜書之。昔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黃四娘獨何人哉。而託此詩以不朽。可以使覽者一笑。

書屏跡詩

用拙存吾道。幽居近物情。桑麻溪雨露。燕雀半

生成村鼓時時急。漁舟箇箇輕。杖藜從白首。心跡喜雙清。晚起家何事。無營地轉幽。竹光團野色。山影漾江流。廢學從兒懶。長貧任婦愁。百年渾得醉。一月不梳頭。子瞻云。此東坡居士之詩也。或者曰。此杜子美屏跡詩也。居士安得竊之。居士曰。夫禾麻穀麥。起於神農。后稷。今家有倉廩。不予而取。輒為盜。被盜者為失主。若必從其初。則農稷之物也。今考其詩。字字皆居士實錄。是則居士詩也。子美安得禁吾有哉。

子厚似淵明

詩須要有為而作用。事當以故為新。以俗為雅。好奇務新。乃詩之病。柳子厚晚年詩。極似陶淵明。明知詩病者也。

書子厚夢得造語

每風自四山而下。震動大木。掩冉眾草。紛紅駭綠。翁勃薈氣。柳子厚劉夢得皆善造語。若此句。

一
六
殆入妙矣。夢得云：水禽嬉戲，引吭伸翮，紛驚鳴而決起，拾採翠于沙礫，亦妙語也。

書韓李詩

元祐六年八月十五日，與柳展如飲酒，一盃便醉。作字數紙，書李太白詩云：遺我鳥跡書，飄然落巖間。其字乃上古讀之，了不閑戲。謂柳生李白尚氣，乃自招不識字，可一大笑。不如韓愈，倔強云：我寧屈曲自世間，安能隨汝巢神仙也。

書盧仝詩

盧仝詩云：何時得去禁酒國，吾今謫嶺南。萬言酒家有一婢，昔嘗爲酒肆，頗能伺候，冷煖自今當不乏。酒可以日飲，無何其去禁酒國矣。

對韓柳詩

韓退之詩云：水作青羅帶，山爲碧玉簪。柳子厚詩云：海上羣山若劍鋸，秋來處處割愁腸。陸道士云：二公當時不相計，會好做成一屬對。東坡

爲之對云繫悶豈無羅帶水割愁還有劍鋒山
此可編入詩話也

評魯直詩

讀魯直詩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
雖若不入用亦不無補于世也

題子明詩後

吾兄子明舊能飲酒至二十蕉葉乃稍醉與之
同遊者肩之慕頤山觀佚老道士歌謳而飲方

是時其豪氣逸韻豈知天地之大秋毫之小耶
不見十五年乃以刑名政事著聳於蜀非復昔
日之子明也姪安節自蜀來云子明飲酒不過
三蕉葉吾少年望見酒盞而醉今亦能三蕉葉
矣然舊學消亡夙心掃地枵然爲世之廢物矣
乃知六者有得必有喪未有兩獲者也

書遵師詩

遊湯泉覽留題百餘篇獨愛遵師一偈云禪庭

誰作石龍頭。龍口湯泉沸不休。直待衆生塵垢盡。我方清冷混常流。戲作一絕。荅云。石龍有口。口無根。自在流泉誰吐吞。若信衆生本無垢。此泉何處覓寒溫。

董傳論詩

故人董傳善論詩。予嘗云。杜子美不免有凡語。已知仙客意相親。更覺良工心獨苦。豈非凡語耶。傳笑曰。此句殆爲君發。凡人用意深處。人罕能識。此所以爲獨苦。豈獨畫哉。

參寥論詩

參寥子言老杜詩云。楚江巫峽半雲雨。清簾疎簾看奕棋。此句可畫。但恐畫不就。爾僕言公禪人亦復愛此綺語。耶寥云。譬如不事口腹。人見江瑤柱。豈免一朵頤哉。

題李伯祥詩

眉山矮道士李伯祥好爲詩。詩格亦不甚高。往

往有奇語如夜過修竹寺醉打老僧門之句皆可愛也。余幼時嘗見余嘆曰：此郎君貴人也不知其何以知之。

題懋寂圖詩

元祐元年正月十二日蘇子瞻李伯時爲柳仲遠作松石圖。仲遠取杜子美詩松根胡僧懋寂莫。龐眉皓首無住着。褊袒右肩露雙脚。葉裏松子僧前落之句。復求伯時畫此數句爲懋寂圖。子由題云：東坡自作蒼蒼石。留取長松待伯時。只有兩人嫌未足。兼收前世杜陵詩。因次其韻云：東坡雖是湖州派。竹石風流各一時。前世畫師今姓李。不妨題作輞川詩。文與可嘗云：老夫墨竹一派。近在徐州。吾竹雖不及石。似過之。此一卷公案。不可不令魯直下一句。

記白鶴觀詩

昔遊忠州白鶴觀。壁上高絕處有小詩。不知何

人題也。詩云：仙人未必皆仙去，還在人間人不
知。手把白髦從兩鹿，相逢聊問姓名誰。

評詩人寫物

詩人有寫物之工。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他木殆
不可以當此。林逋梅花詩云：疎影橫斜水清淺，
暗香浮動月黃昏。决非桃李詩。皮日休白蓮花
詩云：無情有恨何人見，月曉風清欲墮時。决非
紅蓮詩。此乃寫物之工。若石曼卿紅梅詩云：認
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此至陋語。蓋村學中體
也。

書辨才詩

崑栖木食已皤然，交舊何人慰眼前。素與畫公
心印合，每思秦子意珠圓。當年步月來幽谷，柱
杖穿雲冒夕煙。臺閣山林本無異，故應文字未
離禪。辨才作此詩時年八十一矣。平生不學作
詩，如風吹水自成文理，而參寥與吾輩詩乃如

巧人織繡耳

書參寥詩

僕在黃州參寥自吳中來訪館之東坡一日夢見參寥所作詩覺而記其兩句云寒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後七年僕出守錢塘而參寥始卜居西湖智果院院有泉出石縫間其冷宜茶寒食之明日僕與客泛湖自孤山來謁參寥汲泉鑽火烹黃蘗茶忽悟所夢詩兆於七年之前衆客皆驚歎知傳記所載非虛語也

記謝中舍詩

寇元弼言去歲徐州倅李陶有子年十七八素不甚作詩忽詠落梅詩云流水難窮目斜陽易斷腸誰同研光帽一曲舞山香父驚問之若有物憑附者自云是謝中舍問研光帽事云西王母宴羣臣有舞者戴研光帽帽上簪花舞山香一曲未終花皆落云

題張子野詩集

張子野詩筆老妙。歌詞乃其餘技耳。華州西溪云。浮萍破處見山影。小艇歸時聳草聲。與余和詩云。愁似鰥魚知夜永。懶同蝴蝶爲春忙。若此之類。皆可以追配古人。而世俗但稱其歌詞。昔周昉畫人物。皆入神品。而世俗但知有周昉士女。皆所謂未見好德如好色者歟。

記寶山題詩

予昔在錢塘。一日晝寢於寶山僧舍。起題其壁云。七尺頑軀。走世塵十圍。便腹貯天真。此中空洞。全無物。何止容君數百人。其後有數小子。亦題名壁上。見者乃謂予誚之也。周伯仁所謂君者。乃王茂弘之流。豈此等輩哉。世子多諱。蓋僭者也。吾嘗作李太白真贊云。生平不識高將軍。手污吾足。乃敢噴吾。今復書此者。欲使後之小人。少知自揆也。

書曇秀詩

予在廣陵與晁無咎曇秀道人同舟送客山光寺客去予醉卧舟中曇秀作詩云扁舟乘興山光古寺臨流勝氣藏慚愧南風知我草木作天香予和云閒裏清遊借照真境發天藏夢回拾得吹來句十里南風草木香予昔對歐陽文忠公誦文與可詩云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公云此非與可詩世間元有此

句與可拾得耳

書邁詩

兒子邁幼時嘗作林檎詩云熟顆無風時自脫半腮迎日鬪先紅於等輩中亦號有思致者今已老無他技但亦時出新句也嘗作酸棗尉有詩云葉隨流水歸何處牛帶寒鴉過別村亦可喜也

跋黔安居士漁父詞

子瞻

綠君亭

魯直作此詞清新婉麗問其得意處自言以水光山色替却玉肌花貌此乃真得漁父家風也然才出新婦磯又入女兒浦此漁父無乃大瀾浪乎

自記廬山詩

僕初入廬山山谷奇秀平日所未見殆應接不暇遂發意不欲作詩已而見山中僧俗皆云蘇子瞻來矣不覺作一絕云芒鞋青竹杖自拄百

錢遊可怪溪山裏人人識故侯既而哂前言之謬復作兩絕句云青山若無素偃蹇不相親要識青山面他年是故人又云自昔懷清賞神遊杳靄間如今不是夢真箇是廬山是日有以陳令舉廬山記見寄者且行且讀見其中云徐凝李白之詩不覺失笑開元寺主求詩爲作一絕云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唯有謫仙詞飛流濺沫知多少不與徐凝洗惡詩往來山南北十餘

目以爲勝絕不可勝談擇其尤者莫如漱玉亭
三峽橋故作二詩最後與總老同遊西林又作
一絕云橫看成嶺側成峯到處看山了不同不
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僕廬山之詩
盡於此矣

記黃州對月詩

僕在黃州王子立子敏皆館於官舍而蜀人張
師厚來過二王方年少吹洞簫飲酒杏花下明
年余謫居黃州對月獨飲嘗有詩云去年花落
在徐州對月酣歌美清夜今年黃州見花發小
院閉門風露下蓋憶與二王飲時也張師厚久
已死今年子立復爲古人哀哉

題逸少帖

逸少爲王述所困自誓去官超然於事物之外
嘗自言吾當卒以樂死然欲一遊岷嶺勤勤如
此而至死不果乃知山水遊放之樂自是人生

二
難必之事。况於市朝眷戀之徒。而出山林獨往之言。固已疎矣。

題二王書

筆成冢。墨成池。不及羲之。卽獻之。筆秃千管。墨磨萬鈇。不作張芝作索靖。

題子敬書

子敬雖無過人事業。然謝安欲使書宮殿榜。竟不敢發口。其氣節高逸。有足嘉者。此書一卷尤

可愛

書張少公判狀

張旭爲常熟尉。有父老訴事。爲判其狀。欣然持去。不數日。復有所訴。亦爲判之。他日復來。張甚怒。以爲好訟。叩頭曰。非敢訟也。誠見少公筆勢殊妙。欲家藏之。爾張驚問其詳。則其父蓋天下工書者也。張由此盡得筆法之妙。古人得筆法有所自。張以劍器容有是理。雷太簡乃云。聳江

子瞻

綠君亭

聲而筆法進文與可亦言見蛇鬪而草書長此
殆謬矣

書張長史草書

張長史草書必俟醉或以爲奇醒即天真不全
此乃長史未妙猶有醉醒之辨若逸少何嘗寄
於酒乎僕亦未免此事

跋王荆公書

荆公書得無法之法然不可學無法故僕書盡
意作之如鍾蔡君謨稍得意似揚風子更放似言
法華

書所作字後

獻之少時學書逸少從後取其筆而不可知其
長大必能名世僕以爲不然知書不在於筆牢
浩然聽筆之所之而不失法度乃爲得之然逸
少所以重其不可取者獨以其小兒子用意精
至猝然掩之而意未始不在筆不然則是天下

有力者莫不能書也。治平甲辰十月二十七日。自岐下罷過。謁石才翁君。強使書此數幅。僕豈曉書。而君最關中之名書者。幸勿出之。令人笑也。軾書。

書王石草書

王正甫石才翁對韓公草書。公言二子一似向馬行頭吹笛。座客皆不曉。公爲解之。若非妙手。不敢向馬行頭吹也。熙寧元年十二月晦書。

跋文與可草書

李公擇初學草書。所不能者。輒雜以真行。劉貢父謂之鸚哥嬌。其後稍進。問僕吾書比來何如。僕對可爲秦吉了矣。與可聳之大笑。是日坐人爭索與可草書。落筆如風。初不經意。劉意謂鸚鵡之於人言。止能道此數句耳。

評草書

書初無意於嘉。乃嘉爾。草書雖是積學。乃成然。

要是出於欲速。古人云：忽忽不及草書。此語非是。若忽忽不及，乃是平時亦有意於學。此弊之極。遂至於周越仲翼無足怪者。吾書雖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踐古人，是一快也。

論書

書必有神氣骨肉。四五者闕一，不成書也。

跋歐陽文忠公書

歐陽文忠公用尖筆乾墨，作方闊字，神采秀發。

膏潤無窮，後人觀之，如見其清眸豐頰，進趨躡如也。

贊文與可畫竹

與可之文，其德之糟粕；與可之詩，其文之毫末。詩不能盡，溢而為書；書變而為畫。皆詩之餘，其詩與文好者，益寡；有好其德如好其畫者乎？悲夫。

又

風梢雨籜，上傲冰雹；霜根雪節，下貫金鐵。誰為

此君與可姓文。惜其有之。是以好之。

跋文與可飛白

始見與可詩文。及行草篆隸。以爲止此矣。旣歿。一年而復見其飛白。美哉多乎。其盡萬物之態也。霏霏乎其若輕雲之蔽月。翻翻乎其若長風之卷旆也。猗猗乎其若遊絲之縈柳絮。裊裊乎其如流水之舞荇帶也。離離乎其遠而相屬。緜緜乎其近而不隘也。其工至此。而予乃今知之。

則余之知與可者。固無。而其所不知者。蓋不可勝計也。

跋所書清虛堂記

世多藏予書者。而子由獨無有。以求之者衆。而子由亦以余書爲可以必取。故每以與人不惜。昔人求書法。至拊心嘔血。而不獲。求安心法。裸雪沒腰。僅乃得之。今子由旣輕以余書予人。可也。又以其微妙之法。言不待憤悱而發。豈不過。

哉然王君之爲人蓋可與言此者他人當以余言爲戒

跋文與可論草書後

余學草書几十年終未得古人用筆相傳之法後因見道上鬪蛇遂得其妙乃知顛素之各有所悟然後至於此耳留意於物往往成趣昔人有好草書夜夢則見蛟蛇糾結數年或晝日見之草書則工矣而所見亦可患與可之所見豈真蛇耶抑草書之精也予平生好與與可劇談大噓此語恨不令與可聳之令其捧腹絕倒也

跋草書後

僕醉後輒作草書十數行覺酒氣拂拂從十指間出也

記與君謨論書

作字要手熟則神氣完實而有餘韻於靜中自

二
是一樂事。然常患少暇。豈於其所樂常不足耶。自蘇子美死。遂覺筆法中絕。近年蔡君謨獨步當世。往往謙讓不肯主盟。往年予嘗戲謂君謨。言學書如沂急流。用盡氣力。不離舊處。君謨頗諾。以謂能取譬。今思此語。已四十餘年。竟如何哉。

跋秦少游書

少游近日草書。便有東晉風味。作詩增奇麗。乃知此人不可使閒。遂兼百技矣。技進而道不進。則不可少游。乃技道兩進也。

跋魯直爲王晉卿小書爾雅

魯直以平等觀作欹側字。以真實相出游戲法。以磊落人書細碎事。可謂三反。

跋王晉卿所藏蓮華經

凡世之所貴。必貴其難。真書難於飄揚。草書難於嚴重。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寬綽。

二
而有餘。今君所藏，抑又可珍。卷之盈握，沙界已
周。讀未終篇，口力可廢。乃知蝸牛之角，可以戰
蠻。觸棘刺之端，可以刻沐猴。嗟嘆之餘，聊題其
末。

題所書歸去來詞後

毛國鎮從子求書。且曰：當於林下展玩，故書陶
潛歸去來詞以遺之。然國鎮豈林下人也哉！譬
如今之紈扇，多畫寒林雪竹，當世所難得者，正
使在廟堂之上，尤可觀也矣。

書張長史書法

世人見古德，有見桃花悟者，便爭頌桃花。便將
桃花作飯喫，喫此飯五十年，轉沒交涉。正如張
長史見擔夫與公主爭路，而得此書之法，欲學
長史書，日就擔夫求之，豈可得哉。

跋所贈曇秀詩

曇秀來惠州，見東坡將去，坡曰：山中人見公還。

必求土物何以與之秀曰鷺城清風鶴嶺明月
人人送與只恐他無着處坡曰不如將幾紙字
去每人與一紙但向道此是法言華書裏頭有
災福

題所書寶月塔銘

予撰寶月塔銘使澄心堂紙鼠鬚筆李廷珪墨
皆一代之選也舟師不遠萬里來求予銘予亦
不孤其意

跋山谷草書

曇秀來海上見東坡出黔安居士草書一軸問
此書如何坡云張融有言不恨臣無二王法恨
二王無臣法吾於黔安亦云他日黔安當捧腹
軒渠也

題自作字

東坡平時作字骨撐肉肉沒骨未嘗作此瘦妙
也宋景文公自名其書鐵綫若東坡此帖信可

謂云爾已矣。元符三年九月二十四日。游三州
崑回舟中書。

論沈遼米芾書

自君謨死後。筆法衰絕。沈遼少時。本學其家。傳
師者。晚乃諱之。自云學子敬。病其似傳師也。故
出私意。新之。遂不如尋常人。近日米芾行書。王
鞏。小草亦頗有高韻。雖不逮古人。然亦必有傳
於世也。

跋歐陽文忠公書

賀下不賀上。此天下通語。士人歷官一任。得外
無官。謗中無所愧於心。釋肩而去。如大熱遠行。
雖未到家。得清涼館舍。一解衣漱濯。已足樂矣。
况於致仕而歸。脫冠珮。訪林泉。顧平生一無可
恨者。其樂豈可勝言哉。余出入文忠門最久。故
見其欲釋位歸田。可謂切矣。他人或苟以藉口。
公發於至情。如饑者之念食也。顧勢有未可者。

耳觀與仲義書論可去之節三至欲以得罪病去君子之欲退其難如此可以爲進者之戒

書唐氏六家書後

永禪師書骨氣淡穩體兼衆妙精能之至反造疎淡如觀陶彭澤詩初若散緩不收反覆不已乃識其奇趣今法帖中有云不具釋智永白者誤收在逸少部中然亦非禪宗書也云謹此代申此乃唐末五代流俗之語耳而書亦不工歐

陽率更書妍緊拔萃尤工於小楷高麗遣使購其書高祖嘆曰彼觀其書以爲魁梧奇偉人也書非知書者凡書象其爲人率更貌寒寢敏悟絕人今觀其書勁嶮刻厲正稱其貌耳褚河南書清遠蕭散微雜隸體古之論書者兼論其平生苟非其人雖工不貴也河南固忠臣但有譖殺劉洎一事使人怏怏然余嘗攷其實恐劉洎末年偏忿實有伊霍之語非譖也若不然馬周

明其無此語。太宗獨誅洎而不問。周何哉。此殆天后朝許李所誣。而史官不能辨也。張長史草書頽然天放。畧有點畫處。而意態自足。號稱神逸。今世稱善草書者。或不能真行。此大妄也。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今長安猶有長史真書郎官石柱記。作字簡遠。如晉宋間人。顏魯公書。雄秀獨出。一變古法。如杜子美詩。格力天縱。奄有漢魏。晉宋以來風流。後之作者。殆難復措手。柳少師書本出於顏。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虛語也。其言心正則筆正者。非獨諷諫。理固然也。世之小人。書字雖工。而其神情。終有睚眦側媚之態。不知人情隨想而見。如韓子所謂竊斧者乎。抑真爾也。然至使人見其書。而猶憎之。則其人可知矣。余謫居黃州。唐林夫自湖口以書遺余云。吾家有此六人書。子為我畧評之。而此其

後林夫之書過我遠矣而反求於予何哉此又未可曉也元豐四年五月十一日眉山蘇軾書

題鳳翔東院王畫壁

嘉祐癸卯上元夜來觀王維摩詰筆時夜已闌殘燈耿然畫僧踽踽欲動恍然久之

書摩詰藍田煙雨圖

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詩曰藍谿白石出玉川紅葉稀山路元無雨空

翠濕人衣此摩詰之詩或曰非也好事者以補摩詰之遺

跋文與可墨竹

昔時與可墨竹見精練良紙輒憤筆揮灑不能自己坐客爭奪持去與可亦不甚惜後來見人設置筆研卽逡巡避去人就求索至終歲不可得或問其故與可曰吾乃者學道未至意有所不適而無所遣之故一發於墨竹是病也今吾

病良已可若何然以余觀之與可之病亦未得
爲已也獨不容有不發乎余將伺其發而掩取
之彼方以爲病而吾又利其病是吾亦病也熙
寧庚戌七月二十一日子瞻書通叔篆

題趙帆屏風與可竹

與可所至詩在口竹在手來京師不及歲請郡
還鄉而詩與竹皆西矣一日不見使人思之其
面目嚴冷可使靜險躁厚鄙薄今相去數千里
其詩可求其竹可乞其所以靜厚者不可致此
予所以見竹而嘆也

跋蒲傳正燕公山水

畫以人物爲神花竹禽魚爲妙宮室器用爲巧
山水爲勝而山水以清雄奇富變態無窮爲難
燕公之筆渾然天成粲然日新已離畫工之度
數而得詩人之清麗也

跋文勛扇畫

舊。聳。吳。道。子。畫。西。方。變。相。觀。者。如。堵。道。子。作。佛。圖。光。風。落。電。轉。一。揮。而。成。嘗。疑。其。不。然。今。觀。安。國。作。方。界。畧。不。杼。思。乃。知。傳。者。之。不。謬。

跋趙雲子畫

趙雲子畫筆畧到而意已具。工者不能然託于推陋以戲侮來者。此柳下惠之不恭。東方朔之玩世。滑稽之雄乎。或曰雲子蓋度世者。蜀人謂狂雲猶曰風雲耳。

書畫壁易石

靈壁出石然多一面。劉氏園中砌臺下有一株獨巉然反覆可觀。作麋鹿宛頸狀。東坡居士欲得之。乃畫臨華閣壁作醜石風竹。主人喜乃以遺予。居士載歸陽羨。元豐八年四月六日。

跋畫苑

君厚畫苑處不充篋筥。出不汗牛馬。明窻淨几。有坐卧之安。高堂素壁。無舒卷之勞。而人物禽

魚之變態山川草木之奇姿粲然陳前亦好事者之一適也元祐二年二月八日平叔借觀子瞻書

跋宋漢傑畫

僕曩與宋復古遊見其畫瀟湘晚景爲作三詩其畧云徑遙趨後崦水會赴前溪復古云子亦善畫也耶今其猶子漢傑亦復有此學假之數年當不減復古元祐三年四月五日書

又跋漢傑畫山

唐人王摩詰李思訓之流畫山川峯麓自成變態雖蕭然有出塵之姿然頗以雲物間之作浮雲杳靄與孤鴻落照滅沒於江天之外舉世宗之而唐人之典刑盡矣近歲惟范寬稍存古法然微有俗氣漢傑此山不古不今稍出新意若爲之不巳當作着色山也

又

觀士人畫如閱天下馬取其意氣所到乃若畫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櫪芻秣無一點俊發看數尺許便卷漢傑真士人畫也

書墨

余蓄墨數百挺暇日輒出品試之終無黑者其間不過一二可人意以此知世間佳物自是難得茶欲其白墨欲其黑方求黑時嫌漆白方求白時嫌雪黑自是人不會事也

書呂行甫墨顛

呂希彥行甫相門子行義有過人者不幸短命死矣平生藏墨士大夫戲之爲墨顛功甫亦與之善出其所遺墨作此數字

書李公擇墨蔽

李公擇見墨輒奪相知間抄取殆遍近有人從渠許來云懸墨滿室此亦通人之蔽也余嘗有詩云非人磨墨磨墨人此語殆可凄然云

書石昌言愛墨

石昌言蓄廷珪墨不許人磨或戲之云子不磨墨墨當磨子今昌言墓木拱矣而墨故無恙可
以爲好事者之戒

書沈存中石墨

陸士衡與士龍書云登銅雀臺得曹公所藏石墨數甕今分寄一螺大業拾遺記宮人以蛾綠畫眉亦石墨之類也近世無復此物沈存中帥鄜延以石燭烟作墨堅重而黑在松煙之上曹公所藏豈此物也耶

書懷民所遺墨

世人論墨多貴其

取其光光而不黑固

爲棄物若黑而不光索然無神采亦復無用要使其光清而不浮湛湛如小兒目精乃爲佳也懷民遺僕二枚其陽云清煙煤法墨其陰云道卿旣黑而光始如前所云者書以報之

書求墨

阮生云。未知一生當着幾緡屐。吾有佳墨七十丸。而猶求取不已。不近愚耶。

書雪堂義墨

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駙馬都尉王晉卿致墨二十六丸。凡十餘品。雜研之作數十字。以觀其色之淡淺。若果佳。當擣合爲一品。亦當爲佳墨。予昔在黃州。鄰近四五郡。皆送酒。予合置

一器中。謂之雪堂義墨。今又當爲雪堂義墨耶。

記奪魯直墨

黃魯直學吾書。輒以書名於時。好事者爭以精紙妙墨求之。常攜古錦囊。滿中皆是物也。一日見過。揆之得承。晏墨半挺。魯直甚惜之。曰。羣兒賤家雞。嗜野鶩。遂奪之。此墨是也。元祐四年三月四日。

書茶墨相反

子瞻

綠君亭

茶欲其白常患其黑墨則反是然墨磨隔宿則色暗茶碾過日則香減頗相似也茶以新為貴墨以古為佳又相反矣茶可於口墨可於目蔡君謨老病不能飲則烹而玩之呂行甫好藏墨而不能書則時磨而小啜之此又可以發來者之一笑也

記溫公論茶墨

司馬溫公嘗曰茶與墨政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輕茶欲新墨欲陳予曰二物之質誠然然亦有同者公曰謂何予曰奇茶妙墨皆香是其德同也皆堅是其操同也譬如賢人君子妍醜黔皙之不同其德操韞藏實無以異公笑以為是

書鄭君棗絹紙

僕謫居黃州鄭元與君棗亦官于黃一日以此紙一軸求僕書云有故人孟陽酷好君書屬予

多爲求之。仍出孟君書數紙。其人亦善用筆。落筆灑然。雖僕何以加之。鄭君言其意勤甚。殆不可不許。後數日。適會中秋。僕與客飲江亭。醉甚。乃作此數紙。時元豐四年也。明日視之。乃絹也。然古者本謂絹紙。近世失之云。

書布頭牋

川牋取布機餘經不受緯者治作之。故名布頭牋。此紙冠天下。六合人亦作。終不佳。

書海苔紙

昔人以海苔爲紙。今無復有。今人以竹爲紙。亦古所無有也。付子過。

書諸葛筆

宣州諸葛氏筆。擅天下久矣。縱其間不甚佳者。終有家法。如北苑茶。內庫酒。教坊樂。雖敝精疲。神欲強學之。而草野氣終不可脫。

記南兔毫

余在北方食麀兔極美及來兩浙江淮此物稀少宜其益珍每得食率少味及微腥有魚蝦氣聚其皮數十以易筆于都下皆云此南兔不經霜雪毫漫不可用乃知此物本不產陂澤間也
記都下熟毫

近日都下筆皆圓熟少鋒雖軟美易使然百字外力輒衰蓋製毫太熟使然也鬻筆者既利於易敗而多售買筆者亦利其易使惟諸葛氏獨守舊法此亦可喜也

記古人繫筆

繫筆當用生毫筆成飯甕中蒸之熟一斗飯乃取出懸水甕上數月乃可用此古法也

記歐公論把筆

把筆無定法要使虛而寬歐陽文忠公謂余當使指運而腕不知此語最妙方其運也左右前後却不免欹側及其定也上下如引繩此之謂

筆正柳誠懸之語良是

書諸葛散卓筆

散卓筆惟諸葛能之。他人學者皆得其形似而無其法。反不如常筆。如人學杜甫詩得其麓俗而已。

書杜君懿藏諸葛筆

杜叔元君懿善書。學李建中法。爲宣州通判。善待諸葛氏。如遇士人以故爲盡力。常得其善筆。

余應舉時君懿以二筆遺余。終試筆不敗。其後二十五年。余來黃州。君懿死久矣。而見其子沂。猶蓄其父在宣州所得筆也。良健可用。君懿膠筆法。每一百枝。用水銀粉一錢。上皆以沸湯調。研如稀糊。乃以研墨膠筆。永不蠹。且潤軟不燥也。非君懿善藏。亦不能如此持久也。

書吳說筆

筆若適士大夫意。則工人不能。用若便於工書。

者則雖士大夫亦罕售矣。屠龍不如履豨，豈獨
筆哉。君謨所謂藝益工而人益困，非虛語也。吳
政已亡，其子說頗得家法。試吳說筆，前史謂徐浩書鋒藏畫中，力出字外。杜子美云
書貴瘦硬方通神。若用今時筆工，虛鋒漲墨，則
人人皆作肥皮饅頭矣。用吳說筆作此數字，頗
適人意。

書鳳硯

建州北苑鳳皇山，山如飛鳳下舞之狀。山下有
石聲如銅鐵，作硯至美。如有膚筠然，此殆王德
也。疑其太滑，然至益。熙寧五年，國子博士王
顛始知以爲硯，而求名於余。余名之曰鳳硯。生
又戲銘其底云：坐令龍尾羞牛後，歛人甚病此
言。余嘗使人求硯于歛，歛人云：何不只使鳳硯
石。卒不得善硯，乃知爲青物之累，爭媚之所從。

出也。或曰：石不知惡，爭媚也。余曰：既不知惡，
媚則亦不知好美名矣。

書硯

硯之發墨者必費筆，不費筆則退墨。二德難兼，
非獨硯也。大字難結密，小字常局促。真書患不
放，草書患無法，茶苦患不美，酒美患不辣，萬事
無不然，可一大笑也。

書硯

贈段璵

硯之美止於滑而發墨，其他皆餘事也。然此兩
者常相害，滑者輒褪墨，余作孔毅夫硯銘云：澀
不留筆，滑不拒墨，毅夫甚以爲名言。

書許敬宗硯

都官郎中杜叔元君懿有古風字硯，工與石皆
出妙美，相傳是許敬宗研，初不甚信。其後杭人
有網得一銅匣於湖江中者，有鑄成許敬宗字
與硯適相宜，有容兩足處，無毫髮差，乃知真敬

宗物也。君懿嘗語余：吾家無一物，死當以此硯作潤筆。求君志，吾墓也。君懿死，其子沂歸硯，請志。而余不作墓志久矣。辭之，沂乃以硯求之於余。友人孫莘老笑曰：敬宗在，正堪斫以飼狗耳。何以見硯爲余哀？此硯之不幸，一爲敬宗所辱，四百餘年矣。而垢穢不磨，方敬宗爲奸時，硯豈知之也哉？以爲非其罪，故乞之於孫莘老。爲一洗之，匣今在唐氏。唐氏甚惜之，求之不可得。硯之美，旣不在匣，而上有敬宗姓名，蓋不必蓄也。

家藏雷琴

余家有琴，其面皆作蛇腹紋。其上池銘云：開元十年造。雅州靈開材。其下池銘云：雷家記。八曰合不曉，其八曰合爲何等語也。其嶽不容指而絃不收。此最琴之妙。而雷琴獨然。求其法不可得。乃破其所藏雷琴，求之。琴聲出於兩池間。其

背微隆若薤葉然聲欲出而隘裴回不去乃有餘韻此最不傳之妙

張子野戲琴妓

尚書郎張先子野杭州人善戲謔有風味見杭妓有彈琴者忽撫掌曰異哉此筆不見許時乃爾黑瘦耶

戴安道不及阮千里

阮千里善彈琴人翫其能多往京聽不問貴賤

長幼皆爲彈之神氣冲和不知何人所在內兄潘岳每命鼓琴終日達夜無忤色識者歎其恬澹不可榮辱戴安道亦善鼓琴武陵王晞使人召之安道對使者破琴曰戴安不爲王門伶人余以謂安道之介不如千里之達

書李崑老碁

南嶽李崑老好睡衆人飽食下碁崑老輒就枕數局一展轉云我始一局君幾局矣東坡曰李

二
崑老常用四脚碁盤只着一色黑子昔與邊韶
敵手今被陳搏爭先着時似有輸贏着了並無
一物歐陽公夢中作詩云夜涼吹笛千山月路
暗迷人百種花棋罷不知人換世酒闌無柰客
思家殆是謂也

劉伯倫非達

劉伯倫常以錘自隨曰死便埋我蘇子曰伯倫
非達者也棺槨衣衾不害爲達苟爲不然死則
已矣何必更埋

淵明無絃琴

舊說淵明不知音蓄無絃琴以寄意曰但得絃
中趣何勞絃上聲此妄也淵明自云和以七絃
豈得不知音當是有琴而絃弊壞不復更張但
撫弄以寄意如此爲得其真其自祭文出妙語
於續息之餘豈死生之流乎但恨其猶以生爲
寓以死爲真嗟夫先生豈真死獨非寓乎

書孟德傳後

子由書孟德事見寄。余既聳而異之。以爲虎畏
不思已者。其理似可信。然世未有見虎而不思
者。則斯言之有無。終無所試之。然曩余聳忠萬
雲安多虎。有婦人晝日置二小兒沙上。有浣衣
於水者。虎自山上馳來。婦人倉皇沉水避之。二
小兒戲沙上。自若。虎熟視久之。至以首舐觸。庶
幾其一思。而兒癡竟不知怪。虎亦卒去。意虎之
食人。先被之以威。而不思之人。或無所從施。歟。
有言虎不食醉人。必坐守之。以俟其醒。俟其思
也。有人夜自外歸。見有物蹲其門。以爲猪狗類
也。以杖擊之。卽逸去。至山下月明處。則虎也。是
人非有以勝虎。而氣已蓋之矣。使人之不思。皆
如嬰兒醉人。與其未及知之時。則虎畏之。無足
怪者。故書其末。以信子由之說。

書東臯子傳後

子瞻

綠君亭

予飲酒終日不過五合。天下之不能飲無在予下者。然喜人飲酒。見客舉杯徐引。則予胸中爲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適之味。乃過於客。閒居未嘗一日無客。客至未嘗不置酒。天下之好飲亦無在予上者。常以謂人之至樂。莫若身無病而心無憂。我則無是二者矣。然人之有是者。接於予前。則予安得全其樂乎。故所至當蓄善藥。有病者則與之。而尤喜釀酒以飲客。或曰。予無病

而多蓄藥不飲。而多釀酒。勞已以爲人何也。予笑曰。病者得藥。吾爲之體輕。飲者困於酒。吾爲之酣適。蓋專以自爲也。東臯子待詔門下。省日給酒三升。其弟靜問曰。待詔樂乎。曰。待詔何所樂。但美醞三升。殊可戀耳。今嶺南法不禁酒。予旣得自釀。月用米一斛。得酒六斗。而南雄廣惠循梅五太守。間復以酒遺予。畧計其所獲。殆過於東臯子矣。然東臯子自謂五斗先生。則日給

三升救口不暇安能及客乎若予者乃日有二升五合入野人道士腹中矣東臯子與仲長子光遊好養性服食預刻死日自爲墓志予蓋友其人於千載或庶幾焉

書柳子厚牛賦後

嶺外俗皆恬殺牛而海南爲甚客自高化載牛渡海百尾一舟遇風不順渴饑相倚以死者無數牛登舟皆哀鳴出涕既至海南耕者與屠者

常相半病不飲藥但殺牛以禱富者至殺十數牛死者不復云幸而不死卽歸德於巫以巫爲醫以牛爲藥間有飲藥者巫輒云神怒病不可復治親戚皆爲却藥禁醫不得入門人牛皆死而後已地產沈水香香必以牛易之黎黎人得牛皆以祭鬼無脫者中國人以沈水香供佛燎帝求福此皆燒牛肉也何福之能得哀哉予莫能救故書柳子厚牛賦以遺瓊州僧道贊使以

二
四七
曉喻其鄉人之有知者庶幾其少衰乎

書子由超然臺賦後

子由之文詞理精確有不及吾而體氣高妙吾所不及雖各欲以此自勉而天資所短終莫能脫至於此文則精確高妙殆兩得之尤爲可貴也

跋子由栖賢堂記後

子由作栖賢堂記讀之便如在堂中見水石陰森草木膠葛僕常爲書之刻石堂上且欲與廬山結緣他日入山不爲生客也

自評文

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汨汨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雖吾亦不能知也

書松醪賦後

予在資善堂與吳傳正爲世外之遊。及將赴中山。傳正贈予張遇易水供堂墨一丸而別。紹聖元年閏四月十五日。予赴英州過韋城。而傳正之甥歐陽思仲在焉。相與談。傳正高風嘆息久之。始予嘗作洞庭春色賦。傳正獨愛重之。求予親書其本。近又作中山松醪賦。不減前作。獨恨傳正未見。乃取李氏澄心堂紙。杭州程奕鼠須筆。傳正所贈易水供堂墨。錄本以授思仲。使而授傳正。且祝溪藏之。傳正平生學道。既有得矣。予亦竊葺其一二。今將適嶺。表恨不及一別。故以此賦爲贈。而致思於卒章。可以超然想望而常相從也。

書淵明歸去來序

俗傳書生入官庫。見錢不識。或怪而問之。生日。固知其爲錢。但怪其不在紙裏中耳。予偶讀淵

明歸去來辭云幼稚盈室甌無儲粟乃知俗傳信而有證使甌有儲粟亦甚微矣此翁平生只於甌中見粟也耶馬后宮人見大練反以爲異物晉惠帝問饑民何不食肉糜細思之皆一理也聊爲好事者一笑

論六祖壇經

近讀六祖壇經指說法報化三身使人心開目明然尚少一喻試以喻眼見是法身能見是報

身所見是化身何謂見是法身眼之見性非有非無無眼之人不免見黑眼枯睛亡見性不滅則是見性不緣眼有無無來無去無起無滅故云見是法身何謂能見是報身見性雖存眼根不具則不能見若能安養其根不爲物障常使光明洞徹見性乃全故云能見是報身何謂所見是化身根性既全一彈指頃所見千萬縱橫變化俱是妙用故云所見是法身此喻旣立三

身愈明如此是否

跋

唐宋名集之最著者莫如八大家八大家
之尤著者莫如蘇長公凡文集詩集全集
逸集不啻千百倍本而寓賁寓惠寓儉志
林小品艾子禪喜之類又不啻千百倍本
似可以無刻然其小碎尚多脫遺余已未
春閑闌昆湖之曲凡遇本集所不載者輒
書卷尾得若干別既簡題跋又得若干公

聊存痴嗜見者勿訝為遠東白豕云湖南

毛晉識

...

...

...

...

...

蘇子瞻



書